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scene from a martial arts story. In the upper left, a man in an orange tunic and blue pants is leaping through the air, holding a sword. In the center, a woman in a vibrant red robe with a flowing cape is also in mid-air, her sword held horizontally. In the lower left, a man in a dark, heavy robe is crouching, looking up at the woman. The landscape features jagged, dark rock formations, stylized pine trees, and swirling mist or clouds. The overall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illustrations.

三俠劍

2

张杰鑫 著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dark clothing riding a horse. The woman is looking back over her shoulder.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trees and a landscape. There are two large white rectangular redaction marks on the cover: one in the middle-left and one at the bottom.

三俠劍

张杰鑫 著

2

(吉)新登字 07 号

SANXIAJIAN

三 侠 剑

张杰鑫 著

责任编辑:于永玉 张忠礼

封面设计:金 木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8 000 套 定价:258.00 元(全套12册)

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80626-075-7/I·6

就赶下来了。但是银龙明知道由山口走不了，银龙出了东角门，不向南去奔山口，转向东方蹿房越脊而逃。纵过大墙，乃是陡壁山崖，树木丛杂。少爷腿虽然快，无奈何四寇后面紧紧的追赶。韩秀叫道：“秦大哥，小冤家路逢绝地，萧金台山口里向东去是死路。”韩秀又追出二里余地，美英雄抬头向东一看，吃惊非小，山道坡有一山涧，有一二百丈深，宽有八九丈宽，掉在山涧里，必得摔成肉泥。纵远谁也纵不过两三丈远，就是剑客他们也就是纵一丈七八远。小英雄无奈何顺着山坡又往南去，南面横山阻路，直上直下，学业高的也就是上去三五丈。少爷无可如何，又顺南山坡向西去。韩秀心中说道：向西去，就是二道山口，有弓箭手，到在那里乱箭齐发，向南去有横山阻路，东去有深涧一条，北面有我韩秀追赶着，他向哪里逃走？张德寿大喊道：“拿住小冤家不杀他，先挖他眼睛，后剁他十指，看他含糊不含糊。”少爷闻听，心中说道：群贼真狠哪，父母的遗体，为什么叫群贼玩笑。思索至此，一提腰围子亮出匕首刀，自己说道：“路逢绝地，不得自由，不如自刎一死。”少爷匕首刀方横于项上，就见陡壁山崖五六丈高处，一声骂道：“王八羔子不要自刎，有吾在此。”真不愧侠客儿子。”韩秀一看，心中暗想：“我若被欧阳氏戏耍，我栽不起筋斗。韩秀回头就跑，秦尤抱头鼠窜，柳玉春恰似丧家之犬，恶贼张德寿吓的尿流满裤。欧阳大义士吓退群贼，搭救塞北观音萧银龙。银龙说道：“你早干什么来着？”欧阳大义士道：“我看热闹来着。”银龙又问道：“你打哪过来的？此处山涧三四丈宽。”欧阳大义士说道：“我就打这昏晃里过来的，我会飞。皆因你下帖来的时候，胜三爷愁眉不展，因此吾随下你来，探探吉凶祸福。”说着话遂向南走了有三五丈远。西山坡上有几棵龙爪树，东坡上也有龙爪树，有一根细绳，上拴一物，比镖长点。山涧东面龙爪树上，拴着绒绳。西面那铁镖钉在树上。大义士说道：“你揪着绒绳。一把一把拉着就过去了。”银龙说道：“不行，那铁镖似的，要纵树上落下

来，就将我摔死啦。”欧阳爷说道：“我给你钉在树里，就落不下来了啦。”萧银龙遂双手拉绒绳而过。来到东坡撒手绒绳。欧阳大义士一笑，说道：“小王八羔子，你还得学二十年，你看我踩绒绳而过。”离东涧坡有五尺远，脚一着劲纵下绒绳，说道：“银龙你明白我怎么能踩绳吗？”银龙说道：“你皮马褂兜风，故此能行。”欧阳爷说道：“对啦，要没有皮马褂可不行，手里得拿着杆子，或者是伞。”又叫道：“银龙你打这晃旌里往东去，是南北大路，可以奔镖局子而去。”小侠客说道：“谢你活命之恩，叔父受我一拜。”欧阳大义士说道：“王八羔子，不拜倒也罢了。”小侠客问道：“你绒绳上那宗物件叫作何物？”欧阳大义士说道：“这是古人所传，叫搏浪锥。昔日张良曾用过这种兵刃。”银龙说道：“咱回镖局子吧。”欧阳大义士说道：“我还得过去，将搏浪锥钉浅点，然后我再踩过来，抖绒绳取回搏浪锥。吾有个外号，人称磁公鸡。你欧阳二叔，外号叫翡翠猫。我二人一毛不拔，不能丢东西。我过山涧还要办点事，你回去你三大爷要问你，就说我掌灯时必回镖局子，你回去吧，恐怕你胜三大爷放心不下。”萧银龙下了山坡回镖局子去了。欧阳爷踩绳过山涧而去，暂且不表。

单言萧银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想起此事，又惊又喜，喜的是大闹群英会，判官笔扎死赵义。惊的是四寇追赶，几乎身逢绝地。欧阳叔父吓退群贼，使我长了不少见识，才知道搏浪锥。又思想道，我怎么没听说过搏浪锥呢？我欧阳叔父，真是高明之人。心中思思想想，已经来到镖局子切近。镖局子外那片松林中，走出三五少年，原来是黄三太、张茂隆、李煜等。三太说道：“兄弟你可回来了，我这一天就喝了点闷酒。”银龙将萧金台之事，对大众说了一遍。三太道：“你刚走工夫不大，欧阳叔父就出了镖局子啦，也不知上哪去了。”小英雄众人一同进了镖局子，方走到大门道，杨香五金头虎二人，在大门道正谈论银龙下书之事呢。金头虎一看银龙，遂喊道：“打鬼打鬼，冤魂不散，死去的银龙回来啦。”

银龙说道：“你才是鬼呢。”银龙将萧金台之事，又对杨香五与贾明细说一回。金头虎说道：“你别吹牛腿啦，我方打萧金台回来，我拿杵杵死六个，闵士琼直哀求我，我才回来。”银龙说道：“你别是作梦吧。”傻英雄说道：“你真猜着啦。”银龙说道：“你别挨骂啦。”银龙到了大客厅，一见大众，俱都一怔。胜爷说道：“银龙你可回来了。”萧银龙将群英会之事，对众老者说了一遍，并将怎样打东角门逃出，韩秀怎样追赶，未敢走山口，路逢绝地，小侄男方要自刎，幸有欧阳叔父前去搭救，吓退群贼，用搏浪锥扎在树内，我导绒绳而过。英雄将栽跟头露脸之事，一句不留，全都说将出来。胜爷问道：“你欧阳叔父呢？”银龙说道：“我欧阳叔父掌灯就回来。”聋哑仙师打了一个稽首说道：“善哉善哉，我给银龙袖占一卦，银龙逢凶化吉，必有人解救。银龙走后，欧阳爷出镖局子，我就知道是暗中保护银龙去了。”掌灯之后，欧阳爷果然回来，吃完晚饭，大家早早安歇，已然分派大众，四更天叫起。第二日叫起之后，酒席摆好，四更半天吃完了早饭，仍然八十四位，大众起身。八老并肩头前引路，傻小子贾明，带着两包点心，并带着水口袋，皆因为傻小子出门饿怕啦。天至巳分时，走到萧金台山口，一片树林，就听大树林中有人喊道：“唔呀，久候多时。”众人抬头观看，就见欧阳二义士，出了树林说道：“胜三爷暂停贵步，我点一点人数够不够。唔呀，小弟我第一拨请的华四爸这老王八羔怎么没有来呢？”胜爷说道：“我当面谢过，兄弟多有受累。聘请南七省宾朋，华清泉头一拨就到了。五探飞蛇阵盗了一个假灯。华清泉进阵，始终没露面。在他临探阵时，大家拦阻他，他不听，道兄所料，他盗不出灯来，无脸见众朋友，他许回家去啦。”二义士又问道：“贾娃子怎么不见？”胜爷说道：“贾七爷在后边呢。”蛮子点数目说道：“屠灿老王八羔子来啦。”后面贾明骂街：“汉奸老小子，给他个大嘴巴子。”金头虎正在骂的高兴，由后面一个大嘴巴子打来。贾明一看是欧阳德，说道：“咱是亲师兄弟，你怎么

打我？”欧阳德说道：“你骂我父亲，为什么不打你呢？”贾明说道：“老少豆腐皮聚会，谁还惹得起呢？”欧阳德说道：“你再要骂，必要管教你。”二义士又说道：“咱弟兄东面四位，西面四位，这样才威武，别都站在一处。”二义士一到，共合九老八十五位，奔山口走去。离山口不远，就听山口内锣鼓齐鸣，只见山口里面喽卒寨主，一字长蛇的阵式。出了山口，来到山外，分为二龙出水的式样，一排排，一行行，站立东西，每人一口双手带，精神百倍。胜爷大众停住脚步观看，忽听山口内，马踏銮铃响，三匹坐骑撞出，头一匹艾叶青鬃豹，马上老寨主闵士琼，后面两匹坐骑，左边红沙兽闵德润，右边白龙驹玉面小如来闵德俊。马后四十余名，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书中代言，并没有外人，都是闵老寨主的高徒、师徒父子五十来位，要拼命没有退后的。闵士琼的马离胜爷九老切近，在马上欠身拱手。闵老寨主师徒父子一看东西两边这二位汉奸，一怔，夏天穿皮袄拿雕翎扇。闵老寨主一扶马鞍下了坐骑，二位少爷见他父亲下马，他二人也赶紧下了坐骑。就见闵士琼对胜爷说道：“在下对老明公惭愧之重，五方飞蛇楼挂的确是真灯。吾之道友妙手真人许道成，自逞奇才，掉换假灯，我实在不知，故此道友死于楼上，滚于楼下，自取灭亡。我细心访察，才将真珠灯找回。又二十六日清明公赴会，在下预备好酒好菜。我小徒赵仁，酒内藏毒药，杀人不用刀，伤你我二人之和气。今朝见明公实在惭愧，但愿老达官恕过。”胜爷说道：“老寨主先前的事莫要重提，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但愿老寨主莫与胜英结仇。”闵士琼说道：“哪里话来？但求老明公勿要记恨在心。”胜爷与闵士琼说说笑笑，够奔山里而来。胜爷背后八十余人，鱼贯而行。进了头道山口，二百名削刀手站立两旁，一点响声没有，真是肃静之至。大众这一进头道山口，胜爷八十五位老少英雄，好比大鹏金翅鸟，打落在天罗网，内有毒计千条，不知胜三爷大众生死存亡。

列位，闵士琼与胜三爷完全是假好假厚，大家来到二道山口，二百名弓箭手勿扣搭弦，排立两边。三道栅栏门，挠钩手每人提着一根钩镰枪。进了三道栅栏门，闵士琼叫道：“胜老明公，你镖行的朋友来齐否？”胜爷回头一看，遂说道：“业已来齐了。”闵士琼回头向徒弟说道：“查点胜老达官来了多少人。”一家寨主答道：“共来八十五位。”闵士琼叫道：“胜老明公，进萧金台易，出萧金台难。”胜爷哈哈一笑，说道：“既来之则安之。”进了聚义厅，胜爷一看，果然与萧银龙说的一点不差。天棚杆子上铜铁网罩住，除去东西角门，插翅也难飞腾。聚义厅正北面，廊下当中摆着佛龕，这个佛龕就是五方飞蛇阵的佛龕，前文表过样式，兹不再赘。里边有古佛，茶青绸子帘罩着，佛龕前摆着香池子，长六尺余，宽三尺余，是青石做的，重有千余斤。西廊下俱都是绿林道，八大名山的英雄，有一百六七十位。萧金台的英雄俱在西北，向南再有莲花湖的万丈翻波浪韩秀并那韩家四猛，宝刀将韩殿魁，及水八寨旱八寨的群雄。再向南一看，黑水湖的曹荣曹子山，澎湖的寨主汪忠，巢湖的寨主李豹，林士佩在黑水湖莲花湖的人当中。再向南，萧凤台的袁龙袁虎，再向南萧玉台的夏金辉夏金标，再向后看俱都是三山五岳之绿林道，闵士琼背后尚有四十余人。再看东北角西敞厅外，有五六张桌是台湾省的大帅施琅，三千岁曹士彪，台湾省的英雄，俱都是武艺超群，内有差官数名，共合三四十位。闵士琼道：“胜老明公的人，请在东廊下休息。”胜爷唯唯称是。胜爷一看台湾省这众英雄，心中实为感念捉秦尤之德。胜爷紧行几步够奔西敞厅外，来到大帅施琅面前，控背躬身，方要行礼。施琅一看暗道：胜老达官这一行礼，叫我难以为情。我本是闵士琼寨主约来的，闵士琼与王子张其善最厚，我又奉张其善王家千岁之命前来的。但是我也并不帮打，我不过看看大清国的龙虎风云会耳。施琅思索至此，遂用大氅一遮脸，对着胜爷一摇头。胜爷心中明白，遂躬着腰走到南廊下抱腕当胸说道：“众位多

辛苦了。”大众俱都还礼，齐声说道：“老明公辛苦了。”闵士琼遂又催促道：“胜老明公请东廊下落座吧。”书中代言，东廊下靠北面有一张大桌子，预备的是首座，三面绣花围桌，西敞厅内西北角也是一张大桌子，也是三面围桌，上绣龙出水，凤离窝，团花朵朵。胜爷等方才落座闵士琼站起身来，遂叫道：“胜老明公，你镖行的人物，可以给我介绍介绍。”胜爷左右坐的是八老，再向东南是黄三太大众等。胜爷遂答道：“多承抬爱，朋友没多了的，我给你介绍几位。”胜爷叫道：“孟二侠。”胜爷用手指着闵老寨主说道：“这是南七省的总瓢把子，姓闵名士琼。”又指着孟铠对闵士琼说道：“此人姓孟名铠，人称九头狮子孟铠孟二侠。”又指萧杰对闵士琼也介绍了。闵士琼说道：“久仰二位侠客大名，今日得会，实为三生之幸。”萧杰孟铠也客气了几句，遂归了座位。然后把诸葛道爷，及弼昆长老又介绍了。闵士琼说道：“二位当家的可称得起世外高人。”彼此各施一礼。道爷说道：“出家人按理说不能出山问世，兹因胜施主所邀，实出于不得已耳。”语毕，僧道二人归了座位。胜爷又叫道：“屠大哥李四弟请过来。”又与闵士琼也引见一回，屠灿与李四爷也有几句谦恭话。又与欧阳氏弟兄引见，闵士琼一看真透着新鲜，夏天穿皮袄。胜爷与欧阳弟兄介绍完毕，陆续给众人俱都介绍了。闵士琼说道：“小山真是有幸，得蒙众位义士下顾。”欧阳二爷说道：“不敢不敢，鄙人号叫贼魔。”胜爷一听不像话，对着欧阳二爷哼了一声道：“二弟请一旁落座。”胜爷又对闵老寨主说道：“请老寨主落座吧。”二位又谦恭了一回，遂都落了座。有几十名喽卒，在两廊下伺候茶水，东西两廊下俱有茶桶，如同水缸相似，早将酳茶沏好，喽卒挨位都给满了茶。茶罢搁盏，端上千鲜果品，俱都是上品佳果，每桌上一把广锡酒壶。此时镖行八十五位英雄前，俱都满上一杯。欧阳天佐天佑站起身形，说道：“老寨主，我胜三哥分派吾二人招待亲友。”说着话一提皮袄底襟，取出象牙小勺，随上的酒菜，蛮子必要用象牙勺搅合搅

合，试试有毒物没有。欧阳二位义士，皆因为先有药酒一计，故此小心留神。胜爷在东廊下打量闵士琼，年过古稀，言谈话语不俗。闵士琼在西面观看胜爷，虽然是武夫，文雅之甚。二位彼此俱都羡慕，二位喝着酒阔谈一番，尽谈的是历朝古圣先贤，哪朝代龙虎相争，哪朝代奸臣悬秤卖官，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二位老者，俱都是口似悬河。又谈论些三坟五典，五帝三皇，以及五霸七雄，楚汉相争之事，由盘古氏直谈到唐宋元明，直谈到大清国更年改月一统华夷。闵士琼问，胜爷答。胜爷问，闵士琼答。二位一问一答，对答如流。闵士不赞成胜爷博古通今，胜爷赞成闵老寨主广览多读。时候谈的甚大，杯盘早已狼藉。胜爷说道：“替古人饶舌，好比纸上谈兵。酒过千杯，不过一醉。请问寨主珍珠灯之事，怎样办理？老寨主可能成全胜英献了珍珠灯，救小弟一条性命，再生不忘大德。”闵士琼叫道：“胜老达官，珍珠灯是皇上家的，在下实不敢损坏。珍珠灯之事好办，我与明公且盘桓几时。”胜爷又问道：“老寨主果能将珍珠灯献出吗？”闵士琼道：“好办好办，我再请问明公一言：五霸之时，哪位艺业精奇？”胜爷即答道：“古圣先贤，各有奇才异能。”二人谈话的工夫甚大，天已黑暗，喽卒掌起几对纱灯，两廊下照如白日一般。胜爷又说道：“老寨主，在其位，谋其政，干何事，思何理。也不必替古人饶舌，珍珠灯之事，老寨主怎样办理？”闵士琼道：“头次盗灯，吾之道友掉换假灯，叫我言而无信。二十六日明公赴会，在下预备的是上等酒席，皆因赵仁误事，品行不端，酒内暗藏毒药，大背天理良心。我闵士琼惭愧之甚，今日十数省的高亲贵友在场，咱都是好武的朋友。我闵士琼欲与明公十阵赌输赢，短打长拳，水旱两面，或用兵刃，较量十阵。如果输赢皆五阵，那算不输不赢。再续十阵，若胜老达官赢六阵，则真你赢了。若胜老达官赢四阵，那算你输了。你要赢了我們，我将珍珠灯双手奉献。将正犯帮犯全都献出，我父子自背其缚打窝主的官司。胜老达官若是输了呢，老

明公怎样的办理，请当面见教。”胜爷道：“闵老寨主，我要输了，我自己到北京自认我一人盗灯，我就说我是疯魔，将灯盗出，已经摔毁，此时我明白啦，恐怕累及好人，故此我来投案。”闵老寨主道：“第一次我失信用，第二次我之徒弟误事，此次你我当面言讲，应该双方不能失了信用。现有佛龕在此，内供古佛，咱俩各发洪誓，对佛烧香，如要失了信用，天诛地灭，必遭雷击之报。”双方对古佛起誓。胜爷说道：“老寨主真英雄也，好好好，就此起誓。”这一烧香起誓不要紧，八十余位老少英雄，要中五路薰香计。

闵士琼叫喽卒取一封黄封香，打开黄封将香捻开，用火燃着，香火一尺余高，递给老寨主。闵士琼接香在手，口中说道：“胜老明公，我要烧香起誓。”说着话够奔香池而来，双手捧香，向东廊下观看，心中暗道：胜英你八十五人，就是铁打铜铸的英雄，大概也难逃五路薰香之计，我必将尔等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有会金钟罩的，搪不住宝刀。诸公，这个薰香要是燃着了，难道他们八大名山的人就薰不倒吗？列位，八大名山之人早闻上解药了，台湾省的人茶中白水中已经给下好解药了。（何为五路薰香计呢？乃是下五门的五路薰香，将薰香埋在香池底上，单等插黄封香时，故意将香火碰倒，以燃薰香）单提闵士琼，来至香池切近，方要向香烟内插香，就听天棚上铜铁网一响，一声呐喊：“胜三弟留神五路薰香计。”胜三爷闻听，赶紧取出马宝平安散，大众有带着马宝平安散的，也都向外掏瓶子，闻马实平安散。金头虎喊道：“闻不着药的可堵鼻子。”一句话说破了五路薰香计，闵士琼气哼哼将黄封香插于就地。大众仰面向天棚上观看，就见天棚当中一道闪光，立刻铜铁网掉下一块，人也跟着破网落于就地。众英雄观看，大脑袋犹如麦斗，短头发二寸多长，长头发挽着髻，身穿蓝布棉袍，又肥又大，本色是蓝的，上头补着各色的补丁，油腻多厚，腰间系定一条腰带，是破布条草绳拧在一块的，足下芋麻的草鞋，没穿袜子，脚面与地皮一般，麻梗钱串绷着草鞋，皮挺带紧腿腕，背

后草绳绷着一个紫砂鱼皮刀鞘，真金什件，真金吞口，手中执定宝刀。台湾省的施琅站起身形问道：“三千岁，此人所带的宝刀，不是王爷的金背劈水电光宝刀吗？”台湾大众观看宝刀，剑客道：“众位莫疑，这是我暂借一用，皆因为赴会我没有家伙，完了事我还回宝刀。如众位不嫌麻烦，完了事众位给带回去。我借刀时可没有言语，我偷着摘下来的。”又说道：“姓闵的，光天化日之下，不必烧香，要以烧香作暗昧之事，报应的更快。我胜三弟挨肩的九老，是我九个小兄弟，你们说十阵赌输赢，那倒很好。”

列位，剑客是怎么来的呢？乃是跟台湾的人一块儿来的，已经来到萧金台两天啦。剑客在萧金台夜间窃听，这是第二条绝户计，如果胜英来时先叫寨主与他谈古论今，延到掌灯的时候，点五路薰香，将镖行之人一网打尽，一个不留。剑客听了个真而且真，故此隐在铜铁网上，将铜铁网的窟窿用手一分，又将天棚撕破一个四寸大的窟窿附耳而听，听完了闵士琼与胜三爷谈古论今，方要向香池中插香，剑客大喊一声：“留神五路薰香计”，将铜铁网用宝刀削断一块，跃下天棚。剑客与台湾省人的方说完话，对闵士琼道：“十阵比输赢，我先领教第一阵，咱就拿着这个伤天害理的香池先来一来。我将它举起来，我舞一个花。别人能举起来舞一个花，我舞两个花。谁舞的花多，算谁赢。”闵士琼说道：“夏侯老义士，咱一言为定，请老义士不要多响。”闵士琼遂问道：“西廊上哪位举香池？”就听西廊下有人答应一声：“有。”随着声音纵出西廊子。韩秀刚要说“兄长不可”，韩忠早纵出来啦，拦也来不及啦。只见韩忠甩了大氅，来到石香池切近。那石香池四五尺高，下边的石腿三尺来高，囫囵石头凿的。韩忠下腰一向下蹲，伸出两只手，要举石香池。东廊上萧三侠孟二侠神刀将李刚向聋哑仙师问道：“此人举得起来吗？”道爷摇头道：“他举不起来，这宗东西有千余斤，他身体高，总得蹲下，使不上劲，他伸出手去是端劲，那更端不起来，他是浑人。”韩忠此时托定香池底，用十

足的力量较三次劲，石香池一歪，外面两条腿抬起二尺多高，举之不起。韩忠道：“我不得使劲，举之不起。”两廊下英雄哄堂大笑。闵士琼又问道：“哪位还能举石香池？”大山寨主闵德润答道：“孩儿愿往。”勒了勒皮挺带，赶奔石香池前。大山寨主身高八尺，身比韩忠还高一尺，那香池四条腿三尺多高，他是更不得用力，一下腰手心朝上，奔香池底托去，李刚说道：“道兄，却举起来吧？”道爷说道：“他也外行，不会使劲，也举不起来。”只见他用了两三次力量，四条腿方然离地，却站不起来，一退步将手撒出说道：“不得用力。”两廊上群雄一阵大笑，大山寨主羞惭惭归于西廊上。这二位没举起来，西廊下的众雄，可就都不敢出头了。精明的人，虽然有力也不敢出头。剑客说道：“胜老三，你问问东廊上的人谁举香池。”没等胜爷问，就听有人答道：“三大爷我举。”剑客一看，乃是孟金龙。剑客狠狠瞪了金龙两眼，心中说道：师父摆道，徒弟走，真混蛋。孟金龙将杵递与金头虎，金鼎龙头槊递与香五，走到石香池前。孟金龙到了此时就不傻啦，心中说道：我师父这是玩花招，他小个得力，我们大个不得力。遂说道：“师父，咱们跨起来行不行。”剑客说道：“你别跟着搅，你要不举退回去。”金龙说道：“我身高八尺半不得用力，我退下去吧。”口中叨叨念念“有劲使不上”遂退归东廊下。此时两廊上三百多位英雄无人敢举。剑客说道：“没人举啦，看我的。”由背后撤去刀鞘，宝刀还匣，叫道：“金龙，与我拿着宝刀。”金龙说道：“师父将宝刀送给我吧。我抢大山贼一个金鼎龙头槊，我自己的降魔宝云杵，肋下衬宝刀，我将贼们都宰了。”剑客说道：“胡说，宝刀是人家的。”剑客解开腰带，脱去棉袍。两廊上众人一看，腰间跨着一个破皮兜囊，下边的裤子破的一条一条的，肋骨条单摆浮搁，肉皮搭拉下多长来，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要叫大风一吹，就许倒下起不来。走在石香池前（剑客身高三尺有余）一下腰钻在石香池底下去了。聋哑仙师说道：“你们看看人家怎样伸手。”众人一看剑客是扬胳膊

托掌朝天去托底，正托香池当中，大脑袋三晃，石香池过于顶梁。举起石香池，先向西敞厅走去，走到西敞厅前将石香池向上一扔，扔起一尺多高，复又托住向北走去。走到北面众英雄前，又将石香池扔起一尺来高，再托住翻身奔南走来。走了一个十字花，又绕一个圈，后又来到佛前，将石香池向地上横着一摔，将香灰摔出，香池底下露出青黄赤白黑，五色薰香。剑客道：“山大王没有好良心，香灰都变五色。”语毕，向闵士琼身前来道：“闵士琼你七十多岁啦，下此毒手，要将镖行一网打尽。你看看镖行十三四岁的小孩有多少，你真忍哪。老猴崽子，我将你劈了。”说着话伸手，要用鹰爪力抓闵士琼。

眼看着就是一场群殴，血溅厅台。聋哑仙师说道：“胜施主赶紧拦阻。”胜爷一看剑客的手奔闵士琼去啦，胜爷赶紧将剑客的手捋住，说道：“大师兄且慢，还是十阵赌输赢。”道爷也过来相劝，将剑客劝回东廊上。胜爷遂与闵士琼商议比赛二阵。第二阵有莲花湖的韩忠韩勇韩猛韩孝，由西廊上出来，叫道：“总辖寨主，咱们跟他镖行摔跤赌输赢如何？”韩秀点头，遂向闵士琼问道：“我四位兄长要与镖行摔跤赌输赢，老寨主以为如何？”闵老寨主说道：“好好好。”遂向胜爷道：“第二阵摔跤赌输赢如何？”胜爷闻听，双眉紧皱，镖行里哪有摔跤之人；这一干老英雄俱都没摔过跤，这便如何是好。虽然没有会摔跤的，也不好说出不算来，问道：“你们众位哪位能摔跤？”话言未了，就见后面答道：“我会摔跤，在台湾没人跟我摔，我尽跟柏树摔。”语毕，由众人中走出来，将兵刃仍交与金头虎贾明与杨香五，来到韩家弟兄四位面前。韩忠道：“咱是走着摔，还是摔递招的呢？”金龙将双腿一叉，站在韩忠面前说道：“你摔吧，随便。”韩忠一看傻英雄摔跤是外行，又着腿不能护裆。摔跤第一讲究护裆，韩猛向前一进身，将孟金龙皮挺带捋住，孟金龙并不动劲，韩忠捋着这皮带向怀中一拉，纹丝不动。韩忠将右腿伸入金龙裆中，缠住金龙左腿，用肩头一扛，一

招叫倒灌口袋，又叫老牛挺背，扛了三扛，背了三背，还是纹丝不动。大英雄当胸一掌，将韩忠一把抓住，用大腿一夹韩忠的腿，用平生的力气向外一扔，说道：“小子，你出去吧。”这一扔不要紧，底下夹着的腿并没松开，就听克嚓一声，韩忠右腿带伤。西廊下众英雄，俱都一怔。道爷说道：“胜三弟你拦着金龙别动手，韩忠的腿响的声音，不是折啦，是摘了环啦。”此时金龙方要动手，胜爷喊道：“金龙不许动手。”胜爷过来说道：“西廊下的宾朋过来两位，将大寨主搀起，在下给他将骨环挂上。”过来两人将韩忠扶起，胜爷伸手给韩忠将骨环捏好挂上。列位，这宗伤虽然不要紧，用手术的时候，比什么都疼。韩忠热汗直流，二人搀着韩忠向西跨院去活动去了。金龙喊道：“谁还摔跤快过来。列位，谁还敢摔？”金龙喊了几声没人过来。金龙说道：“告诉你们，有其师，必有其徒，那大脑袋就是我师父，谁不服过来摔摔。”胜爷道：“金龙不要夸口。”又对闵老寨主道：“二阵也承让了。”闵老寨主心中难过，说不出话来。

此时林士佩过来，对闵士琼说道：“老寨主不要为难，有林士佩在此，我若赢不了镖行之人不算英雄。举石香池那不叫比武，比武还有讲笨力的吗？”语毕，甩大髻，勒英雄带，撤去背后镖枪，掏出点穴镞，叫道：“伯父，咱与胜老达官比武讲拳脚，第三阵跟他递拳脚，我奉陪。”闵士琼向胜爷道：“你镖行哪位可与林寨主递拳脚比赛输赢？”胜爷点头，向东廊下问道：“镖行宾朋哪可以与林寨主比赛拳脚？”众人无有答言者，都知道林士佩横推八匹马，倒拽九只牛，其勇无比。胜爷连问两次，无人答言。林士佩微微冷笑道：“不论侠客剑客，回汉两教，有能抬爱我林士佩我就能奉陪。”胜爷已问了两次无人答话，胜爷不得已，自己甩大髻。胜爷方将大衣脱去，只听欧阳二爷喊道：“唔呀，三哥，杀鸡不用宰牛的刀，我与林士佩闹着玩吧。唔呀，吾儿何在？”欧阳德叫道：“父亲，孩儿在此。”欧阳二爷脱了马褂皮袄，交给了欧阳德，又

摘了头上的帽子，棉鞋可没脱，露出里边的衣服，鹿皮袄，鹿皮裤，紧了紧英雄带，跃众当先道：“林寨主咱俩闹着玩。”林士佩问道：“来者可是大丈夫吗？”二爷答道：“我不是义士，我是鸡屎。人家待我有救命之恩，我不知报之以德，我还要坏心害人家，哪有这样的义士？我的名字叫天佑，我行二。”林士佩说道：“二义士不要取笑。”此时金头虎问道：“杨香五，二爷有本事吗，别是玩笑吧。”杨香五说道：“有点本事不大，小子你开开眼吧。”此时二爷天佑已与林士佩插拳动手。二人远长拳，近短打，挨帮挤靠，闪展腾挪，蹿高纵远，腰似弯弓，走似蛇行，俨然电光一般，高处一纵一丈多高，矮处一坐，好似落叶，二位的武学平平，二人俱都是大花拳。动着手，欧阳二义士改了八卦行门拳，林士佩心中明白，立刻就换了招数，又按行门八卦拳敌挡。十余回合，二义士又改为少林拳，然后又改弹腿门的拳，二人又战了十余合，不分胜败。欧阳爷又改为猴拳，小架式，共合战了一百余合，二义士改了十二门拳脚，动着手喊道：“我不行啦，栽了跟头，现了眼，我不行啦。”列位，武学的规矩，动手时应当提着气，一语不发，欧阳二爷则不然，动着手直喊。书中代言，喽卒们已将香池搭走，二爷败到古佛东边，有一根明柱。二爷靠住明柱，挤的欧阳二爷脚底下都踩柱脚石啦。林士佩暗中皱眉说道：这是胜英的左右臂，我若将他踢死，也可灭胜英之势力。就听嘭的一声，一脚奔二爷下部踢去。欧阳二爷使的是旱地拔葱工夫，纵起六尺余高，明柱是圆的，锃光明亮。欧阳二爷不但纵起六七尺高来，还将身形贴在明柱上啦。说了一句“这忒晃里凉爽”两廊下众英雄，俱各咋舌。金头虎说道：“这是背后有胶吧？”道爷说道：“这是欧阳门的绝艺，不传外姓，全凭俩胳膊的力量，这叫靠山招。”金头虎说道：“能贴一天吗？”道爷说道：“这就是一口气的时间。”闲言少叙，此时林士佩这一脚正踢在明柱上，要是细柱子，这一下子就可以踢倒啦。林士佩靴子也绽啦，袜子也破了，林士佩右脚疼痛，当时

右脚不能着地，左腿向后倒退。欧阳二爷向前一探身，双手一拍明柱跃下，跃下明柱够上林士佩说道：“唔呀，我抽你两个大嘴巴子。”林士佩野马分鬃式，双手一分二爷的胳膊。你道，打嘴巴子是假的，林士佩这一分二爷的手，胸脯子可就交给二爷啦，纵起一脚，正踢在林士佩胸上。林士佩一条腿使劲，焉能站立得住，一退两退，闹了一个仰面朝天。林士佩手一按地，站起身形说道：“你这叫什么招？武学里还有抽嘴巴子吗？”欧阳二爷说道：“这是外国招，倒下了没有？”林士佩长叹了一口气，回归西廊下，叫道：“韩贤弟你看我输的多冤哪，玩玩笑笑，就输给蛮子啦。唉，天要绝绿林道吗？”韩秀说道：“兄长不必愁烦。”遂附耳低言，说了几句话，林士佩闻听，立刻精神百倍，变愁容，换笑脸。你道，韩秀说的也是一条绝户计。

萧金台后，有一个毒水寒泉，非童子不能下泉，韩秀低声告诉林士佩说的是，后山寒泉其水甚寒，刺人肌骨，人要下去，若毒气入了毛孔必死。我与胜英较量，激他下泉，胜英必不含糊，他若中了此计，其死必矣。林士佩故此精神百倍说道：“贤弟快用此计，若将胜英置之死地，那真是拔了我眼中之钉，目中之棘。我曾跟贤弟说过，大清国有胜英没有林士佩，贤弟速用此计吧。”等到欧阳二爷归东廊下，韩秀遂跃众当先叫道：“闵老伯父，十阵咱们连败三阵，吾请比赛第四阵。不用马上步下，胜老达官曾头探莲花湖，二打莲花湖，水性甚高。萧金台后山有凉亭，亭子下面有寒泉，我与胜老明公，也不动手，也不打仗，我陪胜老明公探寒泉，这也算一阵，胜老达官可能赏脸同在下探寒泉吗？”你道，胜爷一世是能折不主弯，连忙说道：“韩寨主别说是寒泉，就是那龙潭虎穴，只要有敢下去的，胜某就要奉陪。”这叫刚强志气，是惹祸招灾的根苗。这要是贾明，一句话就完啦：“我不去。”韩秀以言语又激胜爷，对西廊众人说道：“胜老达官真叫人佩服，咱西廊下的宾朋，请二位到那里观看。”林士佩明知是计，站起身形说